解讀共軍 2019 年高階將領人事變化

PLA Rising Stars Promoted in 2019

林穎佑（Lin, Ying-Yu）*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每年 8 月 1 日，都是共軍將領晉升之時，也是外界關注的焦點，而在 2019 年中共除在年中晉升上將，於年底 12 月竟又有晉升上將的新聞出現，總計在 2019 年共軍共晉升 17 名上將，31 位中將。固然在共軍人事研究中有許多「隱性因素」與將領個人和中共高層的「私人關係」這些外界不易得知的資訊，讓中共人事研究在公開資訊收集上有一定的難度。但軍事將領的晉升卻又有別於政府官員，其對於「本職學能」上仍有一定程度的標準，特別是在軍事主官有別於政委，官科與資歷是一個可以參考的指標，亦可以從新任將領的專長與過往歷練，觀察共軍的戰略方向。本文嘗試分析 2019 年共軍高階將領異動，從中探討其原因與將領過往資歷，期望從中解讀共軍人事安排與影響，進而增進對共軍研究的了解。

關鍵詞：共軍研究、將領人物誌、軍事改革

*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暨戰略研究所博士、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研究專長：中共軍事研究、資訊安全、亞太戰略。

壹、前言

人事研究在傳統政治學中是較為特殊的研究領域，有不少研究便針對集權國家領導人在組織中的地位與人事的變化做出連結，甚至配合軍文關係的理論進行討論。但在研究中共人事時，許多涉及內部鬥爭的資料有限且在可信度上亦需過濾，這都造成在安全研究的領域中，普遍對人事研究的價值抱持懷疑。特別是在共軍研究的領域裡，人事變化經常只能用「事後諸葛」的角度做分析。[1] 最具體的例子就是在前聯合參謀部部長房峰輝的發展預測上。在中共 18 大後，非常多的分析都認為其擔任總參謀部部長，未來發展必然無可限量，甚至在 2017 年房峰輝更隨習近平訪美，更讓許多分析認為其未來有可能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一職。[2] 但如同後來所見，其嚴重違紀遭到中共政法部門調查，並對其過去的所作所為大肆批評，許多罪名都按在其上。[3] 對照先前對其能力之肯定與吹捧，讓人不勝唏噓。類似的人事劇變層出不窮，也讓預測共軍人事變化的難度大為增加。

雖說如此，但對於將領的人事解讀依然有相當的必要，特別是對於軍改後的共軍而言，許多過去熟悉的組織制度皆重新調整，且在大批將領遭到肅清之後，新的人事規章是否會打破過去的慣例？以及在這些新將領的專長背景與本職學能是否會呈現共軍的戰略調整？這都是將領人事研究中可以觀察的戰略意涵。

貳、中共軍文關係的影響

過去在預測共軍人事變化上有一定的「正式因素」可供參考（年資、

---

1 對於許多學者過去在會議中對共軍人事研究的誤判，本文為尊重各研究，故不在本文中註腳指出。

2 「解放軍總參謀長房峰輝將訪美」（2014 年 10 月 5 日），2019 年 12 月 10 日下載，《法國國際廣播電台》，http://www.rfi.fr/tw/%E4%B8%AD%E5%9C%8B/20140510-%E8%A7%A3%E6%94%BE%E8%BB%8D%E7%B8%BD%E5%8F%83%E8%AC%80%E9%95%B7%E6%88%BF%E5%B3%B0%E8%BC%9D%E5%B0%87%E8%A8%AA%E7%BE%8E。

3 「前中共軍委房峰輝開除黨籍 張陽已故照樣處分」（2018 年 10 月 16 日），2019 年 12 月 11 日下載，《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1810160348.aspx。

停年、經管），但也經常因為「其他因素」的影響（黨政關係、教育背景、政治可靠度）而產生職位上的異動，甚至成為角逐高層的黑馬。[4] 但這多半與領導人和共軍之間的互動有關。

一、江、胡的軍文背景

江澤民與胡錦濤與共軍的關係並不深，因此在許多涉及軍事國防與國家安全的議題上，必須要仰賴共軍的專業意見。甚至鄧小平為了避免軍人過度干政，在江澤民上位之前先剷除「楊家將」的勢力，為之後江澤民政權「保駕護航」，而江澤民也透過自身的政治手腕與利益分配和共軍形成「統而不馭」的關係，也讓軍方的地位日益加重，形成龐大的貪腐集團以及奠定徐才厚、郭伯雄集團的形成。日後胡錦濤時期，江澤民續任軍委主席，並為確保自身的權力，安插大批自身親信達到控制軍委會的目的。造成胡錦濤雖擔任軍委主席，但無法控制共軍，自然在軍事事務上受到兩位軍委副主席的牽制，也形成習近平時期所稱的貪腐集團。

歷代中共領導人除了毛澤東與鄧小平之外，都沒有領軍作戰的經驗，江澤民、胡錦濤皆文人出身，其成長背景也沒有軍旅歷練，自然與軍隊的關係有限。對於「以黨領軍」的黨軍而言，雖說「黨指揮槍」是共軍的祖宗家法，但歷代領導人也深知「槍桿子出政權」的道理，故即便不能掌握共軍，但至少也要能與共軍高層將領保持良好的互動，才能穩固其地位。在此考量之下，透過妥協、晉升與反腐便成為中共領導人的御軍之術。這也可以借用北朝鮮的「先軍政治」概念幫助分析，「先軍政治」指的是國家領導人特別強調軍隊的地位，無論是國防預算或是在軍人地位上，軍隊都受到相當的重視，自然領導人也會藉由穩固軍方高層來確保自身的政治穩定性。[5] 特別是北朝鮮人民軍在與共軍一樣屬於「黨指揮槍」的黨軍，為了穩固自身的權力，領導人必須更強化對軍隊的掌控，畢竟「槍桿子出政權」是不變的真理。

---

[4] Kenneth W. Allen，「預測解放軍領導人升遷」，在施道安、伍爾澤編，**中共軍文變化**（臺北：中華民國國防部，2006 年 4 月），頁 147-148。

[5] 丁樹範，「習近平時代的『先軍政治』？習近平主政的政治軍事分析」，**展望與探索**（臺北），第 15 卷第 9 期（2007 年 1 月），頁 1-4。

江澤民在執政之初，賦予共軍相當大的經商空間，並晉升大批年輕將領培育自身勢力，並也藉此建立日後下臺後持續在共軍內部的影響力。胡錦濤上臺後，江澤民續任軍委會主席兩年，更加確定江的地位。在這樣的處境之下，胡錦濤無法對共軍進行改革，甚至在軍事事務上都受到兩位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的牽制，自然不可能進行軍事改革，[6] 甚至有「架空」胡錦濤的說法出現。[7] 畢竟對於共軍來說，非軍人出身的軍委主席雖為共軍全軍領導，但對於軍中的日常庶務與細部運作，都需要軍人背景的兩位軍委副主席與軍委會成員來輔助決策。因此，將領的組成與背景自然會反映出共軍的權力架構，也可以從中觀察領導人與共軍之間的互動關係與戰略方向。

二、習近平的軍文背景

有別於其他領導人，習近平雖然也無軍旅經驗，但其父親習仲勛過去在軍中的資歷與建立的人脈，是習在與其他具有相似背景的太子軍將領最好的共同點。[8] 此外在習近平的官場發展過程中，其在 1979 年 3 月擔任時任國防部長耿飆的秘書，1979 年正是中共與越南進行懲越戰爭之時，該場戰役暴露出共軍許多落後的問題，也促成後續鄧小平進行的裁軍與改革。[9] 這些經驗應都對習近平在軍事的認知有所助益，至少對於習近平而言，其與過去純文人出身的江澤民、胡錦濤有相當大的不同。了解軍事並從過去便積極經營軍中關係，[10] 以及先人的庇蔭這都可能是習近平能進行軍改的原因。[11]

對軍事的了解，自然也會影響習近平其在人事上的安排。固然有部分

---

[6] Phillip C. Saunders and Joel Wuthnow, "China's Goldwater-Nichols? Assessing PLA Organizational Reforms," ***Strategic Forum***, SF No. 294（July/August, 2016）, pp. 1-12.

[7]「與徐才厚聯手架空胡錦濤」（2016 年 7 月 26 日），2019 年 11 月 10 日下載，《**蘋果電子報**》，https://hk.news.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daily/article/20160726/19710057。

[8] 如現任共軍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其父親便與習仲勛有共事的經驗，這可能也是現今張又俠能位於高層的原因。

[9] 孔祥琇，**耿飆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9 年 8 月），頁 426-435。

[10] 在習近平在福建歷練時，便積極與該區域的軍隊將領互動，當前許多高階將領都有在此的經驗，如苗華、韓衛國、王寧、朱生領、鄭和、丁來杭都有類似的經歷。

[11] 林洸耀，**把脈中國：對習近平的第一手觀察**（臺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16 年 1 月），頁 42。

人事的異動與個人關係有密切關聯，但這些「隱性因素」無法直接從新聞中觀察，[12] 即便在研究共軍組織中有如政治學之派系研究途徑，但隨著軍隊專業化程度的提高，傳統的野戰軍研究途徑是否依然適合作為共軍派系研究上的途徑，便有相當的討論空間。[13] 雖說如此，相較於官僚體系中的行政官員或是共產黨的黨職務，共軍軍官在背景（本職學能）上的專業取代性較低，也造成在職務上的晉升是有部分專業考量因素。如海軍水面艦、潛艦、海軍航空兵；是否擔任集團軍司令與在高司單位的歷練單位；級別的歷練與後來的職務安排；甚至是該將領在共產黨中的黨職務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些都是在探討共軍人事研究中可以探討的面向。[14]

參、2019 共軍將領異動觀察 [15]

每年 7 月都是共軍新任將官晉升之時，各軍種都有不少晉升新聞可供觀察。從 2019 年 7 月的晉升名單來看，除過往一直強調的年輕化之外，最重要的是共軍晉升將領的途徑開始逐漸清晰。之前為掃除徐才厚、郭伯雄等人的派系，共軍在人事上有相當多出人意料的調動，許多過去看好的明日之星可能中箭落馬，或調至閒缺待退；[16] 也有一些新將星以平地一聲雷之勢順利紮職上位，再配合軍改的組織調整，這些因素都讓近年共軍人事的變化難以預測，許多過去的前例都在軍改與反貪腐的因素下失去參考

[12] 關於中國研究中的派系議題，可參考：李英明，**中國大陸學**（臺北：揚智出版社，1995 年），頁 57-84。

[13] 洪陸訓，**軍事政治學：文武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出版社，2016 年 9 月），頁 74。洪陸訓，**軍事社會學：武裝力量與社會**（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 年 5 月），頁 315-316。

[14] Kenneth Allen, Dennis J. Blasko and John F. Corbett, "The PLA's New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What is Known, Unknown and Speculation," ***China Brief***, Vol. 16, Issue 3（December, 2016）, https://jamestown.org/wp-content/uploads/2016/02/The_PLA_s_New_Organizational_Structure_Parts_1_and_2_01.pdf?x30898.

[15] 以下人事資料來自於中共政治精英資料庫與各大微信公眾號。

[16] 如蔡英挺，過去為張萬年秘書，曾擔任過 31 集團軍軍長、副總參謀長、南京軍區上將司令（正大軍區），應為前途一片看好，但在 2016 年調任至軍事科學院，之後在 2017 年卸任退休。之前許多研究都認為蔡英挺為未來之星。金千里，**解放軍現役將領評傳**（香港：夏菲爾出版社，2010 年 9 月），頁 423。

性。但在 2019 年的人事調動中，卻又可發現新的晉升章法逐漸成型。[17] 似乎象徵習近平的軍事新常態正逐步成型。

一、共軍海軍將領異動

(一) 2019 年 7 月的海軍將領晉升

在本次共軍海軍晉升中將人選來看，五位分別為：海軍副司令員馮丹宇、海軍紀委書記劉訓言、海軍政治工作部主任王征、東部戰區副政委兼東部戰區海軍政委劉青松、北部戰區副司令員兼北部戰區海軍司令員李玉杰等 5 位軍官（如表 1）。其中劉訓言、王征、劉青松是政委出身，而王征與劉青松過去都是從空軍轉調海軍，這之中雖然有過去派系貪腐的問題，也可能是針對海航兵飛行員的型態與空軍飛行員有關，以此作為調整的理由。[18]

表 1　2019 年 7 月共軍海軍新任高層將領資料

人名	軍種	出生	新軍階	職務	備註
馮丹宇	海軍	1962、安徽	中將	海軍副司令	馮玉祥後代
李玉杰	海軍	1962、山東	中將	北部戰區海軍司令	學生官
王　征	海軍	1959、河北	中將	海軍政治工作部	空軍轉海軍
劉青松	海軍	1963、山東	中將	東戰區副政委	空軍轉海軍
劉訓言	海軍	1958、山東	中將	海軍紀委書記	曾在總政保衛部、中委會政法委

資料來源：人事資料來自於中共政治精英資料庫與各大微信公眾號、作者自行整理。

引起各界媒體關注的馮玉祥之孫馮丹宇（1962 年生，安徽人），雖貴為海軍副司令，但細觀其資歷可以發現，其雖出身於大連艦艇學院，但主要歷練都在海軍裝備單位，之後曾出任裝備發展部副部長，現在在共軍海

[17] Ying Yu Lin, "What Recent Promotions Tells Us About the 'New Normal' in China's Military"（August 30, 2019）, Download Date: October, 12, 2019,《***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8/what-recent-promotions-tells-us-about-the-new-normal-in-chinas-military/.

[18]「解放軍四大軍種密集晉銜 新增 16 中將 53 少將」（2019 年 7 月 4 日），2019 年 10 月 14 日下載，《多維新聞網》，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03/4223338。

軍中應主要負責軍備後勤的職務。[19] 雖說在航空母艦、兩棲登陸艦陸續成軍之際，擔任裝備相關職務有其重要性，但對海軍將領而言，擔任艦長與擁有艦隊指揮之資歷才是晉升的主要考量，馮丹宇缺乏第一線實際帶兵經驗與海上艦艇的資歷可能會是限制其未來在海軍更上一層樓的原因。

在這次海軍將領晉升名單中，最重要的應是海軍參謀長李玉杰。李玉杰 (1962 年生，山東人)，水面艦專業。2000 年共軍海軍首次環球巡航，李玉杰便擔任青島號艦長共襄盛舉。更是共軍第一代學生官，除海上歷練外，也擔任過大連艦艇學院院長、南海艦隊參謀長，是共軍長期培養的複合型人才。這些資歷都有可能會讓李玉杰未來步上南部戰區司令袁譽柏的發跡之途，先在北海艦隊擔任副戰區級艦隊司令之後先回軍種歷練，日後再擔任正戰區級的南部戰區司令，甚至海軍司令員沈金龍最初也是先在北海艦隊歷練再到南海。[20] 共軍考量到戰略規劃，應還是會以海軍出身的將領作為南部戰區司令，這對李玉杰而言是一個機會。畢竟在軍改後，軍種司令並無進入中央軍委會，代表其與戰區司令同樣為「正戰區」級別，在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原則之下，握有軍權的戰區司令自然會比軍種司令來的重要，但在這之前，李玉杰已在 2019 年 12 月擔任共軍海軍參謀長，代表其先回軍種歷練，未來很有可能再回戰區指揮職。

此外，在 2019 年上半年的共軍海軍職務調動中，也可以看出一些人事晉用的規律。2019 年 5 月 10 日，根據大陸媒體披露原任海軍航艦編隊司令員的陳岳琪少將已調任廣西省軍區司令員，而此前廣西軍區司令員職務由陸軍背景的肖運洪少將擔任。此消息一出，立刻引起多方的揣測，有觀察甚至認為其與共軍內部鬥爭有關，其中又以陳岳琪與吳勝利的關係作為分析的主因。雖說共軍人事派系鬥爭一直是外界感興趣的議題，但若從將領的本職學能以及擔任的職務作分析，可能又會有新的解讀。

陳岳琪，海軍出身，過去指揮首批中華神盾的南海艦隊第九支隊，曾

---

[19] 張國威，「國軍名將馮玉祥之孫 晉升中將」(2019 年 7 月 5 日) 2019，年 10 月 15 日下載，《中時電子報》，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705000097-260301?chdtv。

[20]「中國三大艦隊司令集體換將『海軍藍』袁譽柏掌南部戰區」(2017 年 1 月 23 日)，2019 年 12 月 13 日下載，《***ET Today***》，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70123/854604.htm。

經在 2010 前往亞丁灣護航任務，2014 年起擔任第二任遼寧號航艦編隊司令員，2015 年晉升海軍少將，多次出現在大陸的媒體報導中，從經歷顯示其為共軍重點培養人物。[21] 為何會在此時調任過去多為陸軍負責的省軍區，或許可以從省軍區的任務來看。

在 2016 軍改後，大軍區管理省軍區的制度已走入歷史，目前由國防動員部直接管理省軍區。省軍區的任務主要在於管理民兵與處理軍地關係，自然也包括海上民兵。基於此原因，在 2018 年中的共軍將領異動中，海軍出身的王濱少將與同是海軍的王守信少將分別擔任福建省軍區司令與廣東省軍區政委（2019 年底福建省軍區司令已由火箭軍背景的吳喜鏵少將出任），[22] 此兩個靠海的省分也正面對中共積極經營的東海與南海，若由具海上事務經驗的將領出任，應能更有效管理海上民兵。而今日廣西省軍區面對北部灣，附近就是越南，由南海艦隊出身的陳岳琪負責海上民兵的管理相對較為適合。[23]

此外，共軍第二艘航艦服役後有可能會在南海附近有新的航艦保障基地，三亞基地海南省畢竟為一島嶼，許多的後勤保補維修可能還是要仰賴廣西與廣東兩省軍區的支援，而協調軍地關係正是省軍區司令的工作。且遼寧號航艦編隊司令員只是副軍級少將，此次出任廣西省軍區司令反而榮升正軍級少將。在共軍的體制中，正軍級是重要的升遷關卡，今日陳岳琪調離海軍的崗位，擔任省軍區司令很有可能是為了未來的發展，將其暫時調離海軍使先具有擔任正軍級職務的年資，以利日後再回海軍高就。最後從南部戰區的角度來看，除戰區司令袁譽柏為海軍之外、南海艦隊司令王海也是海軍，更是首任遼寧號航艦編隊司令，[24] 今再配合廣西、廣東省軍

---

[21]「我海軍航母編隊原司令員陳岳琪調任廣西軍區司令員」（2019 年 5 月 11 日），2019 年 12 月 1 日下載，《新浪軍事》，https://mil.news.sina.com.cn/china/2019-05-11/doc-ihvhiqax7971520.shtml。

[22]「吳喜鏵少將已任福建軍區司令員 曾多次強硬表態」（2020 年 1 月 15 日），2020 年 1 月 17 日下載，《新浪網》，https://news.sina.com.cn/c/2020-01-15/doc-iihnzhha2691019.shtml。

[23] 林穎佑，「共軍人事新佈局，劍指南海」（2019 年 5 月 16 日），2019 年 11 月 29 日下載，《自由電子報》，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288950。

[24]「遼寧艦兩前任掌舵人晉升海軍少將」（2017 年 8 月 5 日），2019 年 12 月 3 日下載，《成報網》，http://www.singpao.com.hk/image_upload/index.php?fi=news8&lang=2&id=41413。

區司令的背景分析，共軍在南海戰場的經營不言而喻。

(二)2019 年 12 月的海軍將領晉升

2019 年 12 月共軍又晉升了 4 名海軍軍官分別是：海軍副司令員王厚斌、海軍副政委袁華智、南海艦隊政委楊志亮與北部戰區海軍司令胡中明等 4 人（如表 2），其中需注意的是王厚斌與胡中明。

表 2　2019 年 12 月共軍海軍新任高層將領資料

人名	軍種	出生	新軍階	職務	備註
王厚斌	海軍	不明	中將	海軍副司令	曾任總參謀部辦公廳綜合研究室主任
胡中明	海軍	不明	中將	北部戰區海軍司令	潛艦出身
楊志亮	海軍	1962，河南	中將	南海艦隊政委	海艦轉政委
袁華智	海軍	1961，湖北	中將	海軍副政委	海陸轉空軍再轉回海軍

資料來源：人事資料來自於中共政治精英資料庫與各大微信公眾號、作者自行整理。

王厚斌為海軍黨委常委，曾任總參謀部辦公廳綜合研究室主任、東海艦隊副參謀長兼舟山基地副司令員，[25] 2018 年升任正軍級海軍副參謀長並在同年出任副戰區級海軍副司令，2019 年 12 月晉升中將。從資歷看，王厚斌有在中央單位歷練的機會，也有在東海與南海艦隊服務過，其能晉升最大的原因可能與其黨職有關，但缺乏在艦隊的指揮經歷，可能會是限制其未來再向上發展的主要原因。

相對於王厚斌，新上任的北部戰區海軍司令胡中明，便是標準的作戰將領。其為潛艦出身，[26] 2006 年被海軍表彰為優秀基層主官標兵，2008 年

[25]「解放軍人事變動：少將躋身海軍黨委常委」(2017 年 8 月 5 日)，2019 年 12 月 14 日下載，《多維新聞網》，https://www.dwnews.com/%E4%B8%AD%E5%9B%BD/60110141/%E8%A7%A3%E6%94%BE%E5%86%9B%E4%BA%BA%E4%BA%8B%E5%8F%98%E5%8A%A8%E5%B0%91%E5%B0%86%E8%B7%BB%E8%BA%AB%E6%B5%B7%E5%86%9B%E5%85%9A%E5%A7%94%E5%B8%B8%E5%A7%94。

[26]「揭秘中國海軍新潛艇：噸位元大 性能先進」(2008 年 12 月 16 日)，2020 年 1 月 12 日下載，《中國評論新聞》，http://hk.crntt.com/doc/1008/2/1/0/100821087_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821087&mdate=1206120009。

又被當時的總政治部表彰為第 9 屆全軍學習成材標兵。[27] 這些都代表其為共軍高層長期關注培養的對象。胡中明調任北部戰區可能與接下來共軍的潛艦部隊有關，從本職學能看，胡中明專長於水下部隊，在 2017 年俄「中」海上聯合演習中，俄「中」雙方聯合救助遇險坐底潛艦科目中，共軍海軍主要負責執行的就是胡中明，可見其在潛艦作戰上的認識亦受到高層的青睞。[28] 北部戰區長期以來一直是共軍潛艦的大本營，且在朝鮮半島問題中，美艦開始進入黃海或與南韓部隊在黃海進行演訓，這些都是北部戰區海軍需面對的狀況。

楊志亮雖為政委，但其過去為大連海軍艦艇學院出身，曾參與 1988 年的赤瓜礁海戰並立下一等功。其後轉隸政治幹部，也曾走遍邊防哨點，其後回到海軍，2017 年也參與亞丁灣護航，2019 年出任中將。楊亮智為少數經歷過實戰的政委，其重回南海艦隊，也代表共軍對南海的重視與對其未來的重視。袁華智長期在海軍政工部門服務，2017 年擔任共軍海軍陸戰隊政委，2018 年轉調空軍，擔任東部戰區空軍政委，2019 年 3 月重回海軍擔任副政委，並在年底晉升中將。從此處可看出在政委的人選上，各軍種的交織訓練逐漸成為常態。

二、 共軍空軍將領異動

(一) 2019 年 7 月的空軍將領晉升

在空軍的人事異動中，空軍參謀長俞慶江、南部戰區副司令員兼南部戰區空軍司令員周利、北部戰區副司令員兼北部戰區空軍司令員許學強 3 位軍官，由空軍少將軍銜晉升為空軍中將軍銜 (如表 3)。

---

[27]「解放軍北部戰區海軍司令員調整 新晉中將胡中明履新」(2020 年 1 月 10 日)，2020 年 1 月 15 日下載，《多維新聞網》，https://www.dwnews.com/%E4%B8%AD%E5%9B%BD/60164285/%E8%A7%A3%E6%94%BE%E5%86%9B%E5%8C%97%E9%83%A8%E6%88%98%E5%8C%BA%E6%B5%B7%E5%86%9B%E5%8F%B8%E4%BB%A4%E5%91%98%E8%B0%83%E6%95%B4%E6%96%B0%E6%99%8B%E4%B8%AD%E5%B0%86%E8%83%A1%E4%B8%AD%E6%98%8E%E5%B1%A5%E6%96%B0。

[28]「中俄海軍組織實艇對接演習：深海上演『驚心一吻』」(2017 年 9 月 22 日)，2020 年 1 月 13 日下載，《大陸國防部》，http://www.mod.gov.cn/big5/action/2017-09/22/content_4792747.htm。

表 3 2019 年 7 月共軍空軍新任高層將領資料

人名	軍種	出生	新軍階	職務	備註
俞慶江	空軍	1963、江蘇	中將	空軍參謀長	特級飛行員
周 利	空軍	不明、江蘇	中將	南部戰區空軍司令	首位非陸軍省軍區司令
許學強	空軍	1962、不明	中將	北部戰區空軍司令	東南方面出身
袁華智	海軍	1961，湖北	中將	海軍副政委	海陸轉空軍再轉回海軍

資料來源：人事資料來自於中共政治精英資料庫與各大微信公眾號、作者自行整理。

首先須注意到的是周利，其之前在南京軍區與濟南軍區空軍單位歷練過，之後在 2017 年 3 月出任河南省軍區，是第一個空軍出身的省軍區將領。[29] 最大的用意在於讓周利可以先占到正軍級少將的缺，之後在 2017 年年底立刻升任副戰區級南部戰區副司令兼戰區空軍司令，並在 2019 年 7 月晉升中將。過去省軍區都是由陸軍將領負責，但隨著軍改的進行，省軍區的任務不再是只有地方民兵管理，更負責軍地關係、軍民融合的相關課題，綜觀周利的資歷，可以看到過去大多在負責現在東部戰區（南京軍區、濟南軍區）的作戰任務，對於後勤與軍地關係可能是其弱項，而在經過善後辦與省軍區的歷練之後升任副戰區中將，對其未來更上一層樓擔任戰區司令必有相當的助益。

至於空軍參謀長俞慶江則是標準的飛官出身，有留俄經歷，曾受封國家特級飛行員、濟南軍區參謀長、空軍指揮學院院長，其資歷多在東部戰區。[30] 值得注意的是，自習近平主政以來有不少將領都有擔任過學術單位主官的資歷，空軍司令丁來杭、海軍司令沈金龍以及剛晉升的李玉杰都有類似的經驗。最大的原因可能在於過去徐才厚、郭伯雄當權時，許多不願附和的將領都下放到學術單位，而非擔任重要軍職，如今在清掃徐、郭集團時，過去不受重用的將領卻意外「乾淨」，自然有晉升的機會。之後在

[29]「北京觀察：空軍將領首次擔任省軍區司令」（2017 年 4 月 17 日），2019 年 11 月 24 日下載，《大公網》，http://news.takungpao.com.hk/mainland/focus/2017-04/3441939.html。

[30]「空軍舉行晉銜儀式：俞慶江、周利、許學強晉升空軍中將軍銜」（2019 年 7 月 4 日），2019 年 11 月 30 日下載，《新浪網》，https://k.sina.com.cn/article_1698823241_6541fc4902000j5f2.html?from=mil。

軍種主建的原則之下，俞慶江應該會留在空軍體系，專注於戰備與建軍。

另一位值得注意的新科空軍中將許學強，則是在戰區發展為主。其曾在 2010 年取得全軍最優秀指揮軍官，上海指揮所、南京軍區空軍參謀長，2017 年起便調任北部戰區副司令兼空軍司令，正式擔任副戰區級少將，[31] 並在 2019 年 7 月晉升中將。從公開資訊中可以看到許學強的發展路線大多集中都在軍區與戰區，雖然現在已擔任副戰區中將，但缺少在中央單位的歷練，很可能會是限制其未來發展的一環。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南京戰區的主要任務都是對臺海與東海，以及可能介入亞太的美軍部隊，因此空軍很大一部分的任務是在東海的監巡上。而隨著美韓聯軍開始加重在黃海的演習，這表示未來北部戰區的任務不會只有防範與俄羅斯的軍事衝突以及可能出現在朝鮮半島的難民潮，未來北部戰區可能更要注意從海空來的美韓聯軍，這也導致共軍北部戰區需要強化海空力量，甚至透過積極的空中行動來確保制空權。

如在 2019 年 7 月，俄「中」兩軍的空中兵力聯合巡航亞太，「俄中全面夥伴關係」的進展落實在軍機空中巡邏，[32] 而在 7 月的俄「中」行動中，雖然共軍出動的轟六是從東部戰區起飛，但其空中管制，必會與中部戰區、北部戰區有關，若未來俄「中」聯合巡航常態化，也代表北部戰區空軍所扮演的角色會日益吃重。這些都是許學強未來發展中可能的利多因素。

(二) 2019 年 12 月的空軍將領晉升

2019 年 12 月，共軍又晉升 5 位空軍中將分別是：空軍副司令員鄭元林、空軍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兼監察委員會主任王成男、東部戰區副政治委員兼東部戰區空軍政治委員鍾衛國、西部戰區副政治委員兼西部戰區空軍政治委員姜平、北部戰區副政治委員兼北部戰區空軍政治委員蔡立山 (如表 4)。[33]

---

[31]「許學強任北部戰區空軍副書記 此前在東部戰區任職」(2017 年 12 月 9 日)，2019 年 12 月 1 日下載，《新浪網》，http://news.sina.com.cn/o/2017-12-09/doc-ifypnyqi2516724.shtml。

[32]「中俄首次聯合亞太巡航試探『新常態』震動美日韓」(2019 年 7 月 23 日)，2019 年 12 月 17 日下載，《BBC 新聞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9092353。

[33]「中共空軍晉升中將 5 人 少將 38 人」(2019 年 12 月 13 日)，2020 年 1 月 14 日下載，《BBC 新聞網》，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1912130322.aspx。

表 4 2019 年 12 月共軍空軍新任高層將領資料

人名	軍種	出生	新軍階	職務	備註
鄭元林	空軍	1962、山東	中將	空軍副司令	空運組出身、黨委常委
王成男	空軍	1964、吉林	中將	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兼監察委員會主任	人大代表
鍾衛國	空軍	1961、浙江	中將	東部戰區副政委	人大代表
姜平	空軍	1961、不明	中將	西部戰區副政委	
蔡立山	空軍	不明	中將	北部戰區副政委	

資料來源：人事資料來自於中共政治精英資料庫與各大微信公眾號、作者自行整理。

其中鄭元林（1962 年生，山東人），過去為運輸機飛行員，其過去經歷大多都在運輸機師團，廣州軍區空軍航空兵 13 師師長，該師主要擔任空運空投空降等任務，也有擔任抗洪搶險、抗災救援等應急處突任務。2007 年被評為全軍優秀指揮軍官。2010 年 1 月，任廣州軍區空軍副參謀長。鄭元林，2010 年 3 月，任空軍參謀長助理。任內組織空軍參與玉樹抗震救災行動，2012 年 10 月，升任成都軍區空軍參謀長。2013 年 3 月，改任廣州軍區空軍參謀長。2016 年 1 月，出任南部戰區空軍參謀長。2018 年 12 月，升任空軍副司令員，晉任副戰區級，在 2019 年 12 月晉升中將。值得注意的是，其為俗稱「空運組」飛官非「戰鬥組」出身，其能晉升應與共軍空軍近期的調整有關。過去共軍空軍主要任務為國土防空，其他任務也受限於飛機性能問題並無太多關注，但隨共軍空軍戰略的轉變，[34] 如何運用大型機從事遠海長航、進行空中運補、兵力投射以及與空降兵軍的協同，都會是發展重點。此外，鄭元林在 2018 年南部戰區空軍參謀部時便負責「深圳地區無人機飛行管理試點工作實施方案」項目，對無人載具的發展而言，除了機體的性能外，後端的指管系統也是關鍵，此皆為當前共軍高度重視的方向，這些可能都是鄭元林順利出線的原因。

[34] Derek Grossman, Nathan Beauchamp-Mustafaga, Logan Ma, Michael S. Chase, "*China's Long-Range Bomber Flights Drivers and Implications*"（2018）, Download Date: December 31, 2019 , 《***RAND Corporation***》,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2567.html.

三、共軍陸軍將領異動

2019 年 7 月，共軍陸軍晉升中將、少將軍銜儀式在北京舉行。陸軍副司令員張明才、陸軍政治工作部主任秦樹桐、南部戰區陸軍司令員張踐、西部戰區陸軍政委徐德清、中部戰區陸軍司令員范承才、西藏軍區政委張學傑等 6 位軍官晉升為中將軍銜（如表 5）。以下針對作戰主官進行討論。[35]

表 5　2019 年 7 月共軍陸軍新任高層將領資料

人名	軍種	出生	新軍階	職務	備註
張明才	陸軍	1965、江蘇	中將	陸軍副司令	東南方面出身
秦樹桐	陸軍	1963、江蘇	中將	政治工作部主任	東南方面出身
張踐	陸軍	1963、湖南	中將	南部戰區陸軍司令	曾在聯參作戰局
徐德清	陸軍	1963、四川	中將	西部戰區陸軍政委	
范承才	陸軍	1964、四川	中將	中部戰區陸軍司令	軍種出身、無戰區資歷
張學傑	陸軍	1961、安徽	中將	西藏軍區政委	東南方面出身

資料來源：人事資料來自於中共政治精英資料庫與各大微信公眾號、作者自行整理。

（一）2019 年 7 月的陸軍將領晉升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陸軍副司令張明才，其大半經歷都在南京軍區度過，經歷過前第 1 集團軍與 31 集團軍的各種職務，2015 年擔任浙江省省軍區司令取得正軍級少將資歷，2016 年擔任陸軍副參謀長於 2018 年擔任陸軍副司令，[36] 2019 年晉升中將。共軍近期晉升的將領中，許多都有在福建地區服務的經歷，如 2018 晉升中將的中央軍委訓練管理部部長黎火輝少將、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上將、82 集團軍軍長林向陽少將、80 集團軍軍長王秀斌少將、國防大學校長鄭和中將、武警司令員王寧上將都有在福建地區工作的經歷。無論其是否針對臺海，至少代表對臺灣軍事的了解，

[35]「『東南軍』入主中部戰區 解放軍晉銜戰打響」（2019 年 7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11 日下載，《多維新聞網》，https://www.dwnews.com/%E4%B8%AD%E5%9B%BD/60139432/%E4%B8%9C%E5%8D%97%E5%86%9B%E5%85%A5%E4%B8%BB%E4%B8%AD%E9%83%A8%E6%88%98%E5%8C%BA%E8%A7%A3%E6%94%BE%E5%86%9B%E6%99%8B%E8%A1%94%E6%88%98%E6%89%93%E5%93%8D。

[36]「中媒：共軍戰區多名新任將領亮相」（2017 年 10 月 2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下載，《中央廣播電台》，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371970。

畢竟在現在的東部戰區中首要任務便是對臺作戰。如在 2019 年所公布的中共《國防白皮書》中，比起過去 9 本《國防白皮書》，對臺灣議題的論述篇幅大為增加，態度也更為強硬，這也凸顯臺海問題是共軍的重要任務。張明才未來有可能回到戰區擔任戰區陸軍司令補滿資歷。

南部戰區陸軍司令員張踐長期在廣州軍區服務，甚至還擔任過駐香港部隊副參謀長，擔任過駐港部隊也代表其屬於共軍重點培養的人才。[37] 在湖北省、海南省擔任省軍區正軍級少將，之後隨著軍改調任東部戰區陸軍參謀長，2017 年 3 月，調任到中央擔任聯合參謀部作戰局局長，並在 2017 年 8 月擔任南部戰區陸軍司令，正式進入副戰區級的職務，並在 2019 年 7 月晉升中將。在其發展的歷程中，除野戰部隊的歷練之外，相較其他將領，張踐有機會進入中央軍委直屬單位實屬不易，且在聯合參謀部作戰局擔任局長，對其未來更上一層樓必有助益。如今在南部戰區擔任陸軍司令兼戰區副司令為副戰區級中將，南部戰區雖然以海空作戰為主，張踐雖為戰區陸軍司令，但其在聯合參謀部作戰局的歷練應對其在與各軍種進行聯合作戰時必有所助益，這也可配合共軍在南海日後的行動。

中部戰區陸軍司令員范承才過去資歷集中在成都軍區，後來的發展都在西部戰區，2018 年擔任中部戰區陸軍司令，[38] 成為副戰區中將。中部戰區位於五大戰區中央，具有戰略預備隊的用途，且具有衛戍北京的任務，作為中部戰區陸軍司令有其重要性。范承才大多在野戰單位歷練，缺乏中央單位與聯參經驗可能會是限制其未來發展的主因。

（二）2019 年 12 月的陸軍將領晉升

2019 年 12 月，共軍陸軍又晉升 6 人為中將。晉升中將包括中央候補委員陸軍副司令劉發慶、陸軍副司令黃銘、陸軍紀委書記余永洪、東部戰

---

[37]「張明才少將出任解放軍陸軍副司令 曾任陸軍副參謀長」（2018 年 6 月 17 日），2020 年 1 月 12 日下載，《新浪網》，http://mil.news.sina.com.cn/china/2018-06-17/doc-ihcyszsa8497744.shtml。

[38]「中部戰區陸軍高層調整範承才升任司令員」（2018 年 1 月 14 日），2019 年 12 月 24 日下載，《多維新聞網》，https://www.dwnews.com/%E4%B8%AD%E5%9B%BD/60111614/%E4%B8%AD%E5%9B%BD%E8%A7%A3%E6%94%BE%E5%86%9B%E4%BA%BA%E4%BA%8B%E8%B0%83%E6%95%B4%E4%B8%89%E5%A4%A7%E6%96%B0%E6%99%8B%E6%88%98%E5%8C%BA%E9%AB%98%E5%B1%82%E8%83%8C%E6%99%AF%E5%90%84%E5%BC%82。

區陸軍司令徐起零、東部戰區陸軍政委張紅兵，以及西藏軍區副司令汪海江（如表 6）。[39] 在陸軍中將方面，最值得關注的是劉發慶。劉發慶過去為共軍空軍前空降 15 軍軍長，後來從空軍轉任陸軍，這或許能代表共軍陸軍開始進行空中突擊的任務，陸航部隊不是只有火力支援更承擔了兵力投射的任務。[40]

表 6　2019 年 12 月共軍陸軍新任高層將領資料

人名	軍種	出生	新軍階	職務	備註
劉發慶	空軍轉陸軍：中補	1964、河南	中將	陸軍副司令	空降兵出身；留俄伏龍芝學院
黃銘	陸軍	1963、江蘇	中將	陸軍副司令	人大代表
余永洪	陸軍	1963、四川	中將	陸軍紀委書記	十九大代表
徐起零	陸軍	1962、河南	中將	東部戰區陸軍司令	軍種、戰區交織歷練
張紅兵	陸軍	不明、湖北	中將	東部戰區陸軍政委	
汪海江	陸軍	1963、四川	中將	西藏軍區副司令	曾任李乾元秘書、人大代表

中補：代表其將領為中央候補委員。

資料來源：人事資料來自於中共政治精英資料庫與各大微信公眾號、作者自行整理。

黃銘（1963 年生，江蘇人），早期經歷在瀋陽軍區擔任基層職務，2016 年擔任廣州軍區前 41 集團軍軍長，軍改 2017 年後再擔任中部戰區 81 集團軍軍長，2019 年擔任陸軍副司令，並在年底晉升中將，需注意的是其曾有人大代表的資歷。[41] 相較其他將領，黃銘大多在集團軍擔任第一

[39]「劉發慶、黃銘等 6 名陸軍軍官晉陞中將軍銜長」（2019 年 12 月 11 日），2020 年 1 月 7 日下載，《新浪網》，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1211/33623082.html。

[40] 關於劉發慶的資料可參閱：林穎佑，「從新任空降兵軍司令孫向東看解放軍空降部隊的發展」（2019 年 3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10 日下載，《新浪網》，https://tw.news.yahoo.com/%E3%80%90yahoo%E8%AB%96%E5%A3%87%EF%BC%8F%E6%9E%97%E7%A9%8E%E4%BD%91%E3%80%91%E5%BE%9E%E6%96%B0%E4%BB%BB%E7%A9%BA%E9%99%8D%E5%85%B5%E8%BB%8D%E5%8F%B8%E4%BB%A4%E5%AD%AB%E5%90%91%E6%9D%B1%E7%9C%8B-010055047.html。

[41]「曾在網上實名曝光『關係戶』『軍中大 V』晉升陸軍少將」（2019 年 12 月 11 日），2010 年 1 月 16 日下載，《新浪網》，https://chinanews.sina.com/bg/chnoverseamedia/phoenixtv/2019-12-11/doc-ifzrtatv8665925.shtm。

線作戰部隊主官，缺乏中央聯參資歷，也無擔任戰區指揮的協調工作，限制其未來在戰區發展的可能，極大機率會繼續在陸軍軍種發展，但可能也是其最後的職務。

東部戰區陸軍司令徐起零（1962 年生，河南人），軍旅早期都在濟南軍區，後來在瀋陽軍區擔任前 54 集團軍參謀長，軍改後於 2016 年擔任中部戰區陸軍副司令（正軍級），2017 年回到北部戰區擔任 79 集團軍軍長，2018 年出任東部戰區陸軍司令（副戰區級），也具有人大代表的資歷。[42] 相較於黃銘，徐起零的資歷更為完整，特別是擔任過戰區陸軍的職務，代表其有與戰區內其他軍種的聯合作戰經驗，同時有第一線部隊主官的指揮歷練，代表其資歷的完整。需注意的是東部戰區陸軍對我國來說其地位不同於其他地區，共軍攻臺主力兩棲機步合成旅便布署在東部戰區，配合新上任的東部戰區司令何衛東，是我國需持續關注的對象。

西藏軍區副司令汪海江（1963 年生，四川人），是中共第一批從地方參加高考考入軍校的學員之一，參加過 1974 年的懲越戰爭，為當前共軍越戰幫中相對較為年輕的一員，曾擔任蘭州軍區司令李乾元秘書。軍中主要經歷在於前蘭州軍區 21 集團軍，2013 年晉升少將，2016 年擔任西藏軍區副司令，2019 年晉升中將並出任西藏軍區司令。[43] 從上述資料中發現，汪海江長期在西部戰區服務，對於該地的文化與風土民情有相當的了解。西藏軍區在共軍組織中是較為特殊的一環，與其他省軍區不同，西藏軍區過去為副大軍區級別，隸屬於成都軍區，在 2016 年軍改之後，省軍區歸國防動員部負責，但西藏軍區卻直屬共軍陸軍管理，但在作戰上還是依循西部戰區的指導。由於汪海江在該地有豐富的經驗，未來很有可能繼續在

[42]「中國解放軍人事調整 三大新晉戰區高層背景各異」（2019 年 1 月 13 日），2019 年 12 月 11 日下載，《多維新聞網》，https://www.dwnews.com/%E4%B8%AD%E5%9B%BD/60111614/%E4%B8%AD%E5%9B%BD%E8%A7%A3%E6%94%BE%E5%86%9B%E4%BA%BA%E4%BA%8B%E8%B0%83%E6%95%B4%E4%B8%89%E5%A4%A7%E6%96%B0%E6%99%8B%E6%88%98%E5%8C%BA%E9%AB%98%E5%B1%82%E8%83%8C%E6%99%AF%E5%90%84%E5%BC%82。

[43]「西藏軍區司令員調離後 這位新晉中將座次不一般」（2020 年 1 月 7 日），2020 年 1 月 16 日下載，《新浪網》，https://news.sina.cn/gn/2020-01-07/detail-iihnzahk2645547.d.html?cre=tianyi&mod=wpage&loc=17&r=32&rfunc=49&tj=none&tr=32。

西部戰區擔任陸軍副司令後，再擔任集團軍軍長，值得後續觀察。

四、共軍火箭軍將領異動

火箭軍在這次的晉升名單則是火箭軍參謀長李軍、火箭軍政治工作部主任程堅 2 位（如表 7），由少將軍銜晉升為中將軍銜。相對於其他的軍種，火箭軍晉升管道較為受限，且現在五大軍區中並無火箭軍將領出任，雖然之前戰略支援部隊高津為前二砲部隊出身後來出任戰略支援部隊司令，但在 2019 年高津轉任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部長後，繼任的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居然是中部戰區前副司令兼參謀長的李鳳彪，李鳳彪為空軍空降兵出身，這也代表在共軍高層的職位裡，火箭軍將領可能依然受限。

表 7　2019 年共軍火箭軍新任高層將領資料

人名	軍種	出生	新軍階	職務	備註
李軍	火箭軍	1963、湖北	中將	火箭軍參謀長	戰略學博士
程堅	火箭軍	1963、安徽	中將	火箭軍政治工作部主任	人大代表

資料來源：人事資料來自於中共政治精英資料庫與各大微信公眾號、作者自行整理。

李軍具有戰略學博士學位，曾任前二砲第 52 基地參謀長。2010 年，授少將軍階。2014 年 2 月，任第二炮兵第 51 基地司令員。2015 年 12 月，任火箭軍第 56 基地司令員。2017 年，升任火箭軍參謀長。2019 年 6 月，晉升中將。在其背景中最重要的還是火箭軍參謀長，許多火箭軍重要將領都有經歷過此一位置，如目前的國防部長魏鳳和、後勤保障部高津，甚至早期的靖志遠都曾經擔任過此一職務，[44] 這也說明了李軍日後發展機會。

肆、2019 共軍人事變化的特點

綜觀近期的共軍人事變化具有以下特色：

一、省軍區將領的背景更為多元化

[44] 金千里，習近平五虎將治軍（香港：夏菲爾出版社，2009 年 8 月），頁 332-335。

最大的變化就是打破過去陸軍為主的體系。如省軍區司令已經不再是必然由陸軍將領擔任，海軍出身的王濱少將與同是海軍的王守信少將分別擔任福建省軍區司令與廣東省省軍區政委，這些靠海的省分也正面對大陸積極經營的東海與南海，若由具海上事務經驗的將領出任，應能更有效管理海上民兵。而今日廣西省軍區面對北部灣，附近就是越南，由南海艦隊出身的陳岳琪負責海上民兵的管理相對較為適合。[45] 空軍的周利也擔任過河南省軍區司令。這些調動除了有交叉歷練與職務可能相關的目的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在人事晉升上，讓正軍級少將此一職位不會只有陸軍將領有機會擔任，也讓其他軍種將官可以有占正軍級缺的機會。甚至未來可能會有具省軍區資歷的戰區司令。

二、臺海幫的崛起

從近年晉升的將領來看，共軍不少高層都有在福建地區服務過的經歷。如前述的黎火輝、苗華、丁來杭、82 集團軍軍長林向陽、80 集團軍軍長王秀斌、國防大學校長鄭和、武警司令員王寧，最大的原因可能與當時習近平曾在福建工作有關。[46] 特別是在 2019 年 12 月，新晉升的上將名單中，何衛東除晉升上將外，也出任東部戰區戰區司令。何衛東過去也在前 31 集團軍擔任過副軍長，當時的 31 集團軍軍長便是現任武警司令王寧。除何衛東之外，現任中部戰區政委朱生嶺也是當時的政治部主任。這些都可以看到曾在東南地區服務過的將領逐漸成為習家軍的主力。此次由陸軍背景的將領何衛東擔任東部戰區司令最大的可能應與對臺作戰有關，雖然東部戰區有著與日本的海空糾紛，但東部戰區最主要的任務在於對我國的「大型島嶼聯合進攻作戰」，[47] 而其中對臺主力的兩棲機步合成旅便

[45] 林穎佑，「共軍人事新佈局，劍指南海」（2019 年 5 月 16 日），2019 年 12 月 10 日下載，《新浪網》，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288950。

[46] 林穎佑，「台海幫的崛起？ 解讀解放軍新上將」（2019 年 5 月 16 日），2019 年 12 月 19 日下載，《觀策站》，https://www.viewpointtaiwan.com/columnist/%E5%8F%B0%E6%B5%B7%E5%B9%AB%E7%9A%84%E5%B4%9B%E8%B5%B7%EF%BC%9F-%E8%A7%A3%E8%AE%80%E8%A7%A3%E6%94%BE%E8%BB%8D%E6%96%B0%E4%B8%8A%E5%B0%87/。

[47] 共軍所稱大型島嶼作戰，可參閱：揭仲，「軍改後的共軍大型島與聯合進攻作戰及其對我國國防安全之影響」，發表於第 14 屆紀念鈕先鍾老師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淡江大學，2018 年 5 月 19 日）。

是隸屬在陸軍的編制下。重用此批將領是否意指北京即將對臺採取武力行動仍需觀察，但可確定的是共軍將領已開始世代交替。若上一代的共軍高層可稱為「越戰幫」（許其亮、張又俠、趙宗岐等都有參與懲越戰爭的經歷），如今經歷過 1995 至 1996 年臺海危機，或有擔任對臺部隊指揮經驗的臺海幫，可能會是未來共軍高層的新將星。

三、空軍將領的躍昇

共軍空中部隊對周邊國家行動可從 2012 年年底的人事調動中看出端倪，2012 年共軍前空軍司令員許其亮上將出任中央軍委會副主席，是首位飛行員出身的副主席，自其上任後許多的政策與推動都可看出共軍對空軍的重視，並提出「空天一體，攻防兼備」，[48] 亦認為未來共軍的防空作戰空間將由「國土防空」轉變成重視「海上方向空中力量」。[49] 而在軍改後，共軍組織體制進行大幅的調整，在「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指導下，指揮體系的新運作可能便是共軍在進行遠海長航訓練時所欲演練的方向。[50]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美方的智庫報告中都有提到共軍的長程戰區打擊、突破敵軍防禦打擊等行為，因此涵蓋掩護、電子對抗、制壓及打擊集群的「空中打擊編隊」是共軍空軍這幾年來相當重視的研究，這也是未來需注意的方向。[51] 此次俄「中」空中聯合巡航中，共軍轟六應該是從中部戰區或東部戰區起飛，配合之前繞島巡航的跡象，共軍空軍跨戰區行動應會是未來共軍對外行動中的主旋律。而中部戰區司令乙曉光、戰略支援部隊司令李鳳彪都是空軍出身，加上原本空軍司令與中央軍委會副主席許其亮，代表當前共軍高層空軍地位的抬頭。[52] 甚至陸軍副司令劉發慶都是空軍空降兵

---

[48] 馬曉天，「習近平時代的「論建設空天一體、攻防兼備的強大人民空軍」，**中國軍事科學**（北京），第 141 期（2015 年），頁 1-5。

[49] 安鵬，「加強海上方向空中力量建設的戰略思考」，**中國軍事科學**（北京），第 3 期（2015 年），頁 82-85。

[50] 關於共軍遠海長航飛行路線可參閱：中華民國國防部，**中華民國 108 年國防報告書**（臺北：中華民國國防部，2019 年 9 月），頁 36。

[51] Grossman, Beauchamp-Mustafaga, Ma, Chase, "***China's Long-Range Bomber Flights Drivers and Implications***."

[52] 金千里，**習近平五虎將治軍**，頁 332-335。

出身的，[53] 隨著航空母艦的逐漸成軍，未來海軍航空部隊的逐漸擴編，是否會出現更多空軍將領轉任海航高層的情形發生，都值得持續觀察。

四、新陳代謝、確保軍權

在共軍人事的變化上，依然要從軍改與反貪腐的角度觀察。[54] 自徐才厚、郭伯雄相繼落馬後，龐大的徐、郭集團絕非在短時間內可清除，因此一直到 2017 年軍委委員張陽自殺、房峰輝遭到調查，許多原本看好的未來將星陸續下放閒缺或屆齡退休（如蔡英挺），都證明此集團的勢力龐大。反而是不少年輕將領趁勢而起，獲得重用。這固然是習近平穩固軍權的手法，但也代表徐、郭集團中有不少中高層將領，在反腐下黯然退出。軍中人事的調整也在 2019 年逐步穩定，從 2019 年共軍晉升中、少將名單中可看出回歸傳統章法的現象，甚至在晉升上將名單中也可以看到「換血」的倪端。除目前在軍委會裡的上將之外，1955 年以前出生的將領大多會在近年退役，故此次的晉升也有接班布署，甚至是確保習近平未來軍權掌控的意味。

伍、代結語：共軍人事「新常態」

在 7 月的最後一天，2019 年 7 月 31 日，北京的八一大樓舉行中央軍委晉升 10 位新科上將軍銜警銜儀式。相較於過往，2018 年是近 10 年來唯一無晉升上將的一年，2019 年卻晉升 17 位上將，自然引發外界許多討論。背後原因除軍權布局與接班外，更有可能與軍改後共軍人事章法回歸傳統有關。

過去共軍晉升上將的慣例原則上以「擔任正大軍區職滿 2 年，同時晉升中將軍階滿 4 年」為基本條件。從 1993 年起，原則上每兩年由中央軍

---

[53] Ying Yu Lin, “What Are China’s Plans for its Airborne Corps?”（April 20, 2019）, Download Date: December 12, 2019,《***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4/what-are-chinas-plans-for-military-aviation/.

[54] 董慧明，「論習近平懲腐治軍之策略與效應」，**戰略與評估**（北京），第 6 卷第 2 期（2015 年夏季號），頁 43-63。

委舉行晉升上將軍階（警銜）儀式。2006 年到 2018 年以前，每年均有上將晉升。時間上大多都在每年八一建軍節前的 7 月中後左右舉行。此外，如果有中將軍階的將領出任中央軍委領導職務，隨即晉升上將軍階，如現任中央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張升民，便在 2017 年 11 月晉升上將。最大的原因在於張升民在中共 19 大時進入軍委會成為軍委委員之一，只要進入中央軍委會便一定具有上將軍銜。這次晉升上將軍銜警銜的軍官警官分別為：軍委裝備發展部長李尚福、南部戰區司令員袁譽柏、西部戰區政治委員吳社洲、北部戰區政治委員范驍駿、中部戰區政治委員朱生嶺、海軍司令員沈金龍、海軍政治委員秦生祥、空軍司令員丁來杭、國防大學校長鄭和、武警部隊政治委員安兆慶，共 10 位上將（如表 8）。[55]

表 8　2019 年 7 月共軍晉升上將將領資料

人名	軍種	出生	新軍階	職務	備註
李尚福	戰略支援部隊：中	1958、江西	上將	裝備發展部長	航天出身
袁譽柏	海軍：中	1956、湖北	上將	南部戰區司令員	首位非陸軍出身的戰區司令
吳社洲	陸軍：中	1956、湖北	上將	西部戰區政委	政委
范驍駿	空軍：中	1956、山東	上將	北部戰區政委	空軍政委
朱生嶺	陸軍：中	1957、江蘇	上將	中部戰區政委	東南方面經歷
沈金龍	海軍：中	1956、江蘇	上將	海軍司令員	海軍學院院長
秦生祥	陸軍：中	1957、湖北	上將	海軍政委	長期在中央總部服務
丁來杭	空軍：中	1957、浙江	上將	空軍司令員	空軍學院院長
鄭和	陸軍：中	1958、上海	上將	國防大學校長	留俄：伏龍芝學院
安兆慶	武警：中	1957、黑龍江	上將	武警政委	空軍轉隸武警

中：代表其將領為中央委員。

資料來源：人事資料來自於中共政治精英資料庫與各大微信公眾號、作者自行整理。

[55]「習近平晉升 10 上將 去年遭美制裁的李尚福在列」（2019 年 8 月 2 日），2019 年 12 月 15 日下載，《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7332/3966197。

而在 2019 年 12 月又晉升 7 位上將，包括：東部戰區司令員何衛東、東部戰區政治委員何平、南部戰區政治委員王建武、北部戰區司令員李橋銘、火箭軍司令員周亞寧、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員李鳳彪、軍事科學院院長楊學軍（如表 9）。[56]

表 9　2019 年 12 月共軍晉升上將將領資料

人名	軍種	出生	新軍階	職務	備註
何衛東	陸軍	1957、江蘇	上將	東部戰區司令	東南方面經歷
何　平	陸軍：中	1957、四川	上將	東部戰區政委	擔任過前總參二部政委
王建武	陸軍：中	1958、河南	上將	南部戰區政委	2019 閱兵上率戰旗方隊
李橋銘	陸軍：中	1961、河南	上將	北部戰區司令員	從士兵開始
周亞寧	火箭軍：中	1957、河北	上將	火箭軍司令員	52 基地出身
李鳳彪	空軍轉戰支：中	1959、河北	上將	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員	空降兵出身
楊學軍	陸軍：中	1963、山東	上將	軍事科學院院長	中國科學院院士

中：代表其將領為中央委員。

資料來源：人事資料來自於中共政治精英資料庫與各大微信公眾號、作者自行整理。

從名單裡也可看出軍改後共軍組織的變化已定案，配合日前發布的《國防白皮書》可更明確看出軍改後的共軍全貌。如共軍國防大學與軍事科學院的級別，外界大多認為只有副戰區，但在 2018 年的共軍報中又有指出國防大學與軍科院執行戰區權限，如今隨著國防大學校長鄭和與軍科院院長楊學軍晉升上將，也代表應為正戰區級別。[57] 此外，之前的各軍種司令員雖皆為正戰區級，但其中包含中將與上將，這可能是考慮之前的打貪行動中，不少高階將領遭到調查，造成中將先占軍種司令或戰區司令缺，等其後在年資與經歷到位後再晉升上將。年中的海軍司令沈金龍、空軍司令丁來杭、年尾的火箭軍司令周亞寧與戰略支援部隊司令李鳳彪、北部戰

[56]「習家軍掌兵符 7 人晉升上將」（2019 年 12 月 13 日），2020 年 1 月 13 日下載，《中時電子報》，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1213000138-260301?chdtv。

[57]「中國人民解放軍紀律條令（試行）」（2018 年 4 月 18 日），2020 年 1 月 13 日下載，《大陸國防部》，http://www.mod.gov.cn/sdtl/2018-04/18/content_4809755_2.htm。

區司令員李橋銘、東部戰區司令員何衛東升任上將可能都是想要讓級別與軍銜能有所對應，也可視為呼應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廳在 2019 年 12 月中公布的《關於先行調整軍級以上軍官軍銜晉升有關政策的通知》政策有關。[58]

從 2019 年的共軍人事觀察，可發現過去的慣例與規則雖在軍改前幾年並不適用，雖然徐、郭集團的瘀血尚未完全清除，如在 2019 年 10 月，中共 19 屆 4 中全會前，共軍饒開勳、徐向華又被免人大代表資格。但在今年人事規律又回歸常態。這代表在共軍研究上許多過去觀察指標依然具有分析的意義，雖經過軍改的調整，但在部分章法上依然保留過去的影子，此種在中共軍事領域的「新常態」，很可能會陸續出現在未來共軍研究之中。

軍隊的改革大致可以分為：「理論、科技、組織、人才」四個階段。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美軍讓全世界了解聯合作戰、網狀化作戰為現代戰爭的主流模式。[59] 共軍為仿效美軍，開始針對美軍聯合作戰的相關理論著作，進行大量的翻譯與論述研究，也陸續提出一體化聯合作戰的理論概念，但在當時受限於資訊科技的技術不足，讓當時的共軍無法發揮聯戰之效，這也讓共軍了解必須在資訊科技上有所突破才能進行現代戰爭。直到 2010 年後信息化系統陸續就位，才讓共軍開始從「機械化」步向「信息化」。2015 年底的軍改對共軍而言，最大的改變在於組織體系上的變化。隨著中共《國防白皮書》的公布，也代表軍改目標已陸續到位，雖然在訓練與作戰指揮上在經過這段時間的磨合已經逐步定案，但在人事上的變化與晉升的途徑卻才剛剛穩定。無論如何先進的裝備與戰略思維，依然需要士官兵操作與執行，士官兵與將領的素質更是共軍能否有效發揮戰力的關鍵，這些都還需要時間證明。

---

[58]「中央軍委辦公廳印發《關於先行調整軍級以上軍官軍銜晉升有關政策的通知》」（2019 年 12 月 8 日），2020 年 1 月 2 日下載，《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2/08/c_1125322171.htm。

[59] 請參閱：王淑梅，**四場戰爭與美國新軍事戰略**（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7 年 1 月）。